

王雨辰  
作品

# 3 异闻录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热衷于搜集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

碰巧我也是个猎奇者，所以每每遇见奇怪的事他都愿意找我来分享。

这不，他在外周游一圈又带回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

因为我休年假，于是干脆搬到他家去，每天晚上都听他讲述那些奇异的故事，正好一晚一个。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王雨辰  
作品

# 3 异闻录

CT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闻录.3 / 王雨辰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04-5726-6

I. ①异… II. ①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4170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文学/惊悚悬疑

## 异闻录3

作者: 王雨辰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特约策划: 张应娜

特约编辑: 丁健 丛龙艳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李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1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726-6

定 价: 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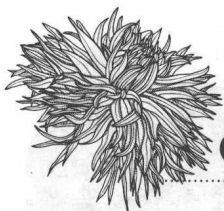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异闻录3  
Yi Wen Lu3

- 第七十一夜 画头 \_001  
第七十二夜 点穴 \_010  
第七十三夜 丹缘 \_016  
第七十四夜 尸水 \_023  
第七十五夜 回唐 \_033  
第七十六夜 千目 \_049  
第七十七夜 冥河 \_061  
第七十八夜 捉迷藏 \_070  
第七十九夜 半根针 \_078  
第八十夜 羊吃人 \_089



- 第八十一夜 面具 \_098  
第八十二夜 怀梦草 \_108  
第八十三夜 种子 \_116  
第八十四夜 魍魉 \_125  
第八十五夜 狼凝 \_134  
第八十六夜 插班生 \_142  
第八十七夜 露白 \_153  
第八十八夜 盗目 \_161  
第八十九夜 文身 \_170  
第九十夜 窥脑 \_177



- 第九十一夜 相骨 \_185  
第九十二夜 活墓 \_193  
第九十三夜 名字 \_200  
第九十四夜 雪人 \_209  
第九十五夜 荷官 \_218  
第九十六夜 锁 \_229  
第九十七夜 过阴 \_236  
第九十八夜 饿 \_248  
第九十九夜 死当 \_257  
第一百夜 绑架 \_265  
第一百零一夜 蜂后 \_274

番外篇 / “余者之书” 的诅咒 \_283  
作者后记 \_330

## 第七十一夜 画头

“黑白照片上，一个穿着和服的人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我仔细琢磨这张照片，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放在椅子两边扶手上的双手大拇指居然是朝外的！”



纪颜父亲的朋友数量之多，实在是让我难以想象，他甚至留给儿子一本笔记本，详细记录了他的交友情况，其中提到有个朋友会在几十年后再回来拜访。纪颜父亲已然料到自己活不到那天，所以把关于这人的事和名字记在了笔记中，好提醒儿子。

纪颜当然知道这个人，可是他对父亲的这位故友，按理说是长辈的男人，却不屑一顾。

这个人叫白水良夫，是一个日本人，按照纪颜父亲当时的记载，在二十年前这个人就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现在应该已是一个迟暮老者了。

“父亲并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他又为他治疗过一种怪病。不过，父亲告诉过我，白水良夫二十年后还会回来，因为那病父亲也无法完全根治。”纪颜合上笔记本，将它重新放回书架上。

“哦？既然你父亲不喜欢他，为什么还要为他治病呢？”话一出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个很傻的问题。果然，纪颜摇摇头：“这是自然，医者父母心，无论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情，作为医生，在父亲眼睛里他只是个病人。不过父亲并没有把细节记录下来，只是说这个人还会来一次，而且算算看，就是这几天了。”纪颜笑了笑，不经意地看了看门口。

这时，门铃响了。

“真有这么神奇吗，真的来了？”我惊讶着，走过去开门。

然而，门外并不是一位老者，而是一位和我们年龄相若的年轻人。他的个头稍显矮小，却非常结实，也许是天气炎热，他已经将西装脱了下来，整齐地搭在抬起的左臂上，衬衣被

身体绷得紧紧地贴在身上，不太宽阔却又略向外凸出的额头上全是汗水。他的脸庞犹如刀刻过一样，下巴尖，皮肤如同干涩的树皮，又像闲置已久的抹布，但他的眼睛非常有神，眼白不多，咖啡色的眼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嘴唇很厚，向上微微翘起，两撇八字胡更加有型。这个年轻人一见到我就面露惊讶之色，不过还是礼貌而小心地询问起来。

“请问，您是纪先生吗？”他的发音不是太标准，但还好，可以听清楚。我心想他一定不是中国人。

我摇摇头，向里面的家伙招招手。纪颜双手插在裤兜里，趿拉着拖鞋走了出来。

“我就是。”纪颜的声音慵懒而清脆。年轻人很惊奇地望望纪颜，马上固执地摇头。我发现他的头发很特别，摇头的时候前面的头发在动，而后面的仿佛被胶水粘住了一样。

“绝对不是，我的祖父说，纪先生应该已经最少四十岁了。”他说的纪先生应该就是纪颜的父亲。两下里一解释，年轻人才明白，但随即又非常失望，不过依旧保持着礼貌，微笑着告辞。

“你是来问关于你爷爷的病情的吧？”纪颜笑着向转过身去的年轻人喊道。听到这话，他又重新走了回来。

三人进屋，聊了起来。年轻人进屋的时候整理好衣服，小心地脱下鞋子，整齐地提在手中，放到鞋架上，动作干脆利落，很有军人的风范。

这个人正是白水良夫的孙子，他叫白水英喜。英喜的中文说得一般，竟能写一手好汉字，这让我非常惭愧，因为我身边认识的人大都习惯使用键盘了，对练字都不屑一顾。“何必去浪费时间呢？”他们都这么回答，认为与其花大气力练中文，还不如用这个时间学学英文。

一个日本人，居然能写这样一手好字。英喜口语很差，所以只好靠书写，还好他的听力不错，我们只要说得慢些，他能听懂十之八九。不过为了方便记述，我还是当作他在“说”吧。

“爷爷从中国回到日本后就和儿时的玩伴结了婚，后来做了点儿小生意，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然后有了父亲，可是后来得了一种怪病。他遍寻无方，经常在睡梦中惊醒，他告诉奶奶，这病的源头在中国。”英喜说道。

“在中国？”我和纪颜齐声问道。

“是的，在中国，他是一名军人。”英喜说。

白水良夫，日本滋贺县人，其姓氏是由家中祖上住在泉水边而得。十七岁的时候，他响应日本政府的号召参了军，被编入日本第六方面军下辖的十一军，该军当时的司令官正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白水良夫随军来到了中国，并参与了日军进攻上海、苏杭、江西的军事

行动。

我有些明白为什么纪颜的父亲不喜欢这个人了。

“终于，爷爷在20世纪80年代又辗转来到了中国，他回到了这座城市，想找到自己的病根。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从别人那里听说了纪先生。也许是缘分，纪先生高超的医术暂时控制了病情，可是连他也无法找到病根，对此也无能为力。他说顶多可以控制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他说到时候再说。”英喜的手开始流汗了，他咕咚咕咚地喝下一杯水，接着说下去。

“可是，爷爷等不到二十年后的了，他回去以后，在第十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痛苦地高喊着死去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完结，如果就此结束，我也就不会来您这里了。

“三年前，我的父亲竟也得了和爷爷同样的病症，现在他已经在死亡边缘了。对这种病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他们甚至把父亲看作瘟疫和恶魔，恐惧地避开他。而就在不久前，我也被发现得了同样的病。父亲艰难地告诉我，如果想活下去，一定要回到中国找到纪先生。”英喜一口气写完，似乎好受了些。

我们等他平静了些，才问他事情的关键——到底他们一家得了什么病。

白水英喜的眼睛低垂着，嘴角不停地抽动，胡子也不安地翘了起来，他慢慢转过头，用手拿下了什么东西。

竟然是假发，难怪刚才觉得看起来奇怪，原来他的整个后脑勺都是秃的。不过再仔细看看，其实并不是光秃秃的，那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准确地说，是一幅人头像，如此逼真，仿佛英喜的脑后又长出来一张脸。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年轻女性，额头有刘海，瓜子脸，相貌端正。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古怪的病呢？

英喜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他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黑白照片已经发黄，似乎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另一张是彩色照片，拍摄年代似乎较近。

黑白照片上，一个穿着和服的人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我仔细琢磨这张照片，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放在椅子两边扶手上的双手大拇指居然是朝外的！

换言之，这手是从正常位置折断后翻过去的，果然，脚也是如此。我再看那人的脑袋，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脖子处都是褶皱，仿佛拼命拧干的衣服，整个头部正反面完全扭了过来，在光秃秃的后脑勺上，也有一张和英喜头上相同的女人脸！

这是一个背对着的人，他的四肢和头部从前面折到了后面，这本来是一种失传很久的刑罚——折断四肢和头部而死，喻指无脸见人。

可是，这也太诡异了。

第二张照片里的那个人四十来岁，和英喜有几分相似，但他的四肢和头也已经开始向后



旋转了。从他痛苦不堪的表情来看，所受的惩罚的确非常残忍，他的身体已经不是正常的身体，犹如一个活动的提线木偶。

“第一张，就是我爷爷临死时的样子，他用最后的气力告诉我们拍下来。而第二张就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拍的，他已经在死亡边缘了，而我恐怕不久也要成为下一个了。”英喜说。

“的确很奇怪，可是我父亲并没有在笔记里留下关于这种病的任何资料啊。”纪颜苦恼地说。

英喜告诉我们，当年他爷爷来的时候病症已经十分严重了，纪颜的父亲帮他暂时稳定住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死了。而现在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如何去治疗，更何况笔记也说无法知道病根，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另外，和爷爷一起参战而又活着回来的战友，都是这样痛苦地死去的，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如同受到诅咒一样。其他人根本不同情我们，说我们活该，他们谣传爷爷和他的战友在中国触怒了当地的神灵而遭到了报复。而爷爷说当初他来寻找纪先生的时候，对自己的过错羞于启齿，也怕纪先生生气，所以只字未提。”英喜说道。

“看来，我们得知道当年你爷爷到底和他的战友在当地做了什么事情，恐怕这是事情的关键。而且，我们的时间不多，你父亲恐怕也撑不了多久。”纪颜从来不会说谎话安慰别人，如果那样做，他会觉得是对他人的不尊重。英喜似乎是个很坚强的人，他点了点头，接着又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心形吊坠。

吊坠打开，里面有个人像，是个外表平和清秀的女孩子。

“这是我妻子，她已经怀孕了，无论如何，即便是拼上性命，我也不能让我未出世的孩子背负如此残酷的命运。”这一句，英喜是用中文说出来的，虽然断断续续，发音并不标准，我却听得异常清晰。

我们三个先去了趟当地的资料馆。结合白水良夫生前留下来的不多的资料，我们知道白水曾经担任过准尉一职，并在进攻江西洞庭湖的时候被委以巡逻后方的任务。他和他的下属战友，在这座城市停留过一些时日，接着随十一军开赴前线。他们从武汉出发，发动了直攻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然后往柳州去了。

白水良夫说过，他的错源自于这里。我们循着不多的痕迹，想找到当年白水所在部队驻扎的地方。

可是，途中，英喜接到电话，他父亲已经病逝了。他强忍着没哭，只是不停地吞咽唾沫，睁大眼睛望着天空。我想过去安慰他几句，但被纪颜阻止了。

“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纪颜望着他，他的眼睛里竟也露出悲伤的神色。

不过英喜很快又恢复过来，但是我发现他的脖子已经有些歪斜，而他的手脚也是如此。

“快些吧，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英喜将字条递给我，上面的字迹已经很潦草了。他脑后的人脸渐渐清晰起来，开始微笑。

几天过去了，查询当年一小股日军的动向实在非常困难。偶然的的一个机会，我们经过一个县城，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并且把白水良夫的照片给他们看。

白水良夫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幸好他是个相貌奇特、容易让人记住的人，圆圆的脑袋，向外突出的如同得了甲亢的眼睛，虽然充满刚毅的精神，却也透露出几分残忍。

终于，一个老人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他认识白水良夫，因为在为日本军队修筑防御工事的时候，他曾经见过前来监督的白水良夫。白水良夫在日本人中还稍显宽厚，并未过多责骂他们，所以老人对其略有印象。

他还告诉我们，白水和他的小队当年就驻扎在离那里不远的村子里。我们谢过老者，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英喜的症状更加严重了，浑身像抽筋一样，我和纪颜只好搀着他走。

“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也要为我的家族后代解除这个厄运。”他流着泪说。我和纪颜点点头。

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入夜了，我们花了些钱，住在了一户老乡家里。我们叫英喜不要开口说话，更没说他是日本人。因为早有人提醒过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十分仇恨日本人，小孩从小就被教育日本人都是人渣，是畜生。我依稀觉得村民的态度和白水良夫奇怪的病症有关。

虽然大家觉得英喜的病很奇怪，但也不多问，这里的居民有一点好处，就是从来不多事，在他们的字典里似乎没有“好奇”这两个字，只要不妨碍他们，一切都跟他们无关。

我们住在一个壮实的农家汉子家，这汉子看上去五十多岁，可能因为长期农作，他的身体依旧非常健硕，肌肉发达，皮肤黝黑。

吃过了晚饭，大家在一起说了说家常。刚过九点，村里大都熄灯了。我们也都相继躺下。

半睡半醒之间，我被纪颜推醒了。他朝着英喜的床铺指了指，我差点儿叫了起来，不过纪颜很快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英喜坐在床头，动作似乎灵活了，仿佛一个女子，坐着梳理头发，嘴里还哼着歌谣，歌谣的声音渐渐变大。

门开了，一束烛光透了进来，正好照在英喜脸上。

不，应该说是他脑后的那张脸。

那张脸居然如活的一样，仿佛是有人用一把刀子雕刻出来的，五官都有了层次，尤其是

嘴，真的在一张一合，而声音的确是年轻女性的，说出来的也是中国话。所谓的梳头，实际上他是背着手，那动作非常夸张，仿佛杂技里的柔术，手臂反转到了非人的地步。

门外啪的一声，一个人跪倒了。正是那个中年汉子。

“姨娘！”汉子手举着蜡烛，大声喊道。

英喜背对着中年汉子站了起来，手脚的关节发出折断的声音，他痛苦地叫喊着。纪颜也不知所措，只是连忙咬破手指，将血涂抹在英喜头顶、太阳穴、人中、鼻子、耳朵和嘴上，并且用布把他的眼睛、嘴巴和鼻孔都包起来，当然并没有包得太紧。

中年汉子点亮灯，带着怪异的目光望着我们。我也奇怪地问纪颜刚才在做什么。

“魂以脑存，我用血封住他几个大穴，还有口、鼻、眼睛、耳朵这些地方，可以暂时让他的魂不散，可是持续不了多久，只是例行之法。湘西赶尸，为了不让死人散魂去魄，也用朱砂封嘴，道理相似。”纪颜止住血，缓缓回答。英喜虚脱地倒在床上，纪颜看了看他的伤势。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中年汉子板着脸问我们。纪颜看了看我，还是把所有事情告诉了他。

“带着这个日本人走吧，我不会为难你们，等大伙知道了，别说这个家伙，就是你们，都很难走出村子了。”中年汉子冷冷地说。

“当年白水的小队在村子里到底做了什么？”我不禁问道。

“难道那畜生也会愧疚吗，居然没有向自己的后代说过？”中年汉子苦笑了一下。他转身走到里屋，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照片是个年轻女子的半身像，和英喜脑后的人脸很像。

（下面是中年汉子的讲述。）

其实，那年我根本没出生，都是我娘告诉我的。姨娘比我娘小六岁，家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她是村子里唯一进过学堂、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女人，所以大家对她很佩服。自小我娘就拿着照片跟我说关于姨娘的事情。她是学西洋画的，据说很得老师的赞许。

那个叫白水的家伙，带着部队以查找伤员的名义住在了村子里。大家都很害怕，姨娘也闭门不出，村子里年轻的女性都躲了起来。姨娘躲在屋子里天天画画。娘后来说，经常看见她流泪。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什么，白水曾经想在村子里找些姑娘，但可能又嫌乡下姑娘土气，于是他带着部下去逛县城的窑子了。可是没过多久，白水的部下忽然到处跟村民们打听年轻姑娘的下落。大家都很恐慌，不知道鬼子想干什么。大家没有回复，白水就带着军队挨家挨户地搜索。

果然，所有的女孩子都被搜了出来，被叫到村口整齐地排成一行。村子里所有人都去了。娘被姨娘藏在家后院的小箱子里。那里一般是用来放置腌菜的，只能容纳一个人。姨娘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坚持要将我娘藏进去，因为那时候她刚怀了我大哥。

娘待在里面很担心姨娘，所以搜查的鬼子刚走，她就爬出来，悄悄地跟在后面，伏在村口不远处的乱石堆后面看着。

原来，白水和他的部下要的是年轻女人的脑子。

不知道听谁说的，用活女人的脑子做药引可以治那些脏病、花柳病，白水和他的部下一定是在县城里染病的，那时候这病是非常麻烦的。

当白水靠着翻译结结巴巴说出来的时候，在场的人几乎都吓晕了。白水告诉村民，只需要一个志愿者就可以了，而且最好是自愿的，否则药效不好，他还要再杀一个。当然没人愿意站出来。白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掏出枪，就把我大伯一枪打死了。大家都吓呆了，接着白水又走向原地，说没人愿意的话，他就随意挑一个杀了取脑子。

姨娘被抓的时候刚画了幅画，不过谁也没看见她画了什么，这是我娘告诉我的，被抓走的时候她手里攥着那幅画。

姨娘将画扯碎，然后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白水和他的部下都很诧异，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姨娘吞下画纸，往前走了一步，微笑着对白水说，她愿意做他们的药引。

就这样，姨娘被砍掉了脑袋，白水和他的部下分食了她的脑子，而姨娘的尸体被大家收拾起来安葬在村子里。

没多久，白水带着部队离开这里，后来就再也没回来。

中年汉子低沉着声音说完了。我们还未来得及反应，英喜忽然从床上爬下来。

他几乎已经无法弯下自己的膝盖了，但是他趴在地上努力做出跪下的动作。

“我为我祖父的暴行感到愧疚，我知道道歉并没用，但是他和我的父亲已经得到报应了。我不怕死，但我希望解除您阿姨的诅咒，我还有个未出世的孩子，他是无辜的啊。”英喜断断续续地喊道。中年汉子本来坚毅的脸庞有些异样，脸部肌肉抽动了几下，他想去扶起英喜，但又停下了。

“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帮你，这我实在无能为力。”他重新看了看英喜的后脑。

“但是，我可以替你们向大家保守秘密，我只能够做到这些了。”说完，他叹着气转身要走出去。

“请等等，您阿姨是不是还有些别的遗物？”纪颜站起来问道。中年汉子想了想，说好。我和纪颜将英喜扶上床，让他休息一下，然后跟着中年汉子去了里屋。



里屋不大，里面布置得干净简洁，很像女孩的闺房。中年汉子告诉我们，自从他姨娘死后，家里人无论住得多紧张，都不准进这个房间，而且所有的布置都和当初一样。

里面只有一张挂了蚊帐的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画架。

“如果是带着怨愤而死，从她留下来的东西中，应该可以感觉到什么。”纪颜翻了翻那些画纸，可是大部分都已经变脆发黄，但整理得还算不错，没有发霉，因为这里的气候还算干燥。

纪颜走到画架面前，那里是一张白纸。

“从那天起几十年来一直都没动过吗？”纪颜问中年汉子。

“是的，即使是搬出去晒晒，也是小心翼翼，而且像画架上那些画纸、画笔都没有人碰过，这房间一般不让人进来。”他回答。

“有米酒和醋吗？”纪颜问。我很奇怪他要这个干吗，很快中年汉子拿来了米酒和陈醋。

“再弄张薄牛皮。”纪颜接过来，将米酒和陈醋倒在一只碗里。过了一会儿，薄牛皮也弄来了。

纪颜将米酒和陈醋调配后的液体涂抹在牛皮上，然后按在画纸上面。中年男人惊叫了一下。

“你干什么？”他想冲过去阻止，不过纪颜猛地将手指咬破，在牛皮上涂抹了一道血迹。他将牛皮拿下来，找来张白纸再次铺上去，并放到了灯下。

“过一会儿晾干了，把牛皮揭下来，不过要小心点儿，不要把纸弄坏了。”他叮嘱我，然后告诉中年汉子，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看看那位姨娘临死之前究竟画了什么。

牛皮被小心地揭开，白纸上果然有一幅画，虽然不太清晰，但大体可以分辨出来。

那是一幅女子的画像，但是我们只能从服饰来看，因为光有头发，而整张脸孔不见了。

“我明白了。”纪颜恍然大悟道。他拿着纸，走进英喜的房间。

英喜平躺在床上，显得很虚弱。纪颜叫我把他扶起来。

后脑的脸孔紧闭着眼睛。

纪颜小心地将纸按上去。

那幅画完整了，我看到那个死去的姑娘真的非常美丽而又充满艺术气质。

“该走了吗？原来已经过去了。”女孩的脸依旧闭着眼睛，张了张薄薄的嘴唇，说出这么几个字。

纪颜缓缓地将纸拿下来，英喜脑后的人脸不见了！纸上的人像也如同掉进了水里一般，渐渐模糊不清，最后终于消失了。

只过了数小时，英喜的手脚骨头都复原了，我们无法解释，也不想去解释。他几乎是带着感恩的神情谢谢我们和那个中年汉子。中年汉子始终不屑一顾，并警告他不要再回这个村子。

“我不能担保，下次见到你时大家会怎么对付你。”他冷冷说道，不过还是带着忧伤看了看低垂着头的英喜，看了看他光光的后脑。

或许，他们都是受害者。

英喜离开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能有这样的结局已经是出乎意料了。

“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他曾祖父的罪恶，这没必要去隐瞒，而且，我会想办法带着我太太和孩子来中国定居，虽然有些难，可能大家不会喜欢我们，但我还是会去做的。”英喜坚定地将字条递给我们，我和纪颜则笑着说随时欢迎。

“下次，下次来，我一定不需要用写字和你们交流了！”英喜将最后一张字条塞给我们，然后进了机场。

“你在想什么？”我看见纪颜凝神若有所思。

“我在想，父亲是不是特意将这件事留给我来解决。或许他知道，整件事就是轮回，他无力去阻止，时候到了，自然会有一个结果。”他缓缓说道。

“那米酒和醋……”我好奇地问。

“我只是将几十年前的画痕勾勒出来罢了，那女孩临死的画当然留着不少的怨气，米酒是可以捕捉到那些东西的，而我的血只是为了固定住并且让它实体化罢了。”纪颜解释说。

我们出去的时候，街道上到处悬挂着标语，电视里也提醒着我们，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

## 第七十二夜 点穴



“众人掀起他的衣服一看，好家伙，两个腰眼上各留下五个手指印，深黑色的，碰一下，他就疼痛难忍。当时我父亲也被请来看了看，结果一言未发，只说了句‘无能为力，准备后事吧’，就摇手不再言语了。”

记得小时候看小说瞧电影，对点穴尤其着迷，经常两三人一组排练剧情，手指在身上胡乱戳两下，被戳者立即保持姿势不动，直到被“解穴”。当时玩得很疯，直到有一次，某男生学电视里摆酷背着同学准备点穴，结果没注意后面来了女生，这厮转头看都不看就是兰花指乱戳两下，两根指头直接插在了人家女生的前胸上，吓得那个女生哇哇乱叫，直接就是左手如来神掌、右手大慈大悲掌下去，当即把那个男生打得找不着牙齿找不着北，然后哭着叫老师去了。结果那个男生被勒令当着全班的面道歉，班主任还说他从小就要流氓，有了文化还得了。还记得他悔过书里有一句是：“我向全体同学、敬爱的班主任及校领导保证，以后再也不拿指头乱插胡戳，以后一定要有纪律、有组织、有规范。”至于后来就不记得了，只知道长大后觉得那些东西很可笑，虽然知道中医里有穴位一说，但对于一下就把人点到几小时不能动，或者一个穴位点下去人就死了之类的，觉得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

不过世事并无绝对，有些事我们觉得荒唐，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无知者敢于怀疑任何事情。黎正的腿伤似乎还未痊愈，还得依靠拐杖才能勉强行走。在落蕾的介绍下，我和纪颜带着黎正去了远离城市的乡下，据说落蕾的外公精通医术。而令我和纪颜感兴趣的是在落蕾家乡传说有一族人自幼就有一种神奇的点穴本领。

这里的村庄很大，不过地广人稀，几乎走上十几分钟才能看到一户人家。青砖白墙，不时地有几只土狗摇晃着尾巴走来走去，偶尔会有一辆公车经过。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里很荒凉，还好村民都很热情，我们每次问路讨水都没障碍，而且他们还领着我们来到了那位

老人家中，只是还未到，他们就用手指了指前面，然后就不愿再往前了。

这是所老红砖平房，砖红已经脱落不少，木制的正门两边大开。我们刚想进去，却发现大门前的院子两边居然各养了三只狼狗，最小的也有半人多高，一看见生人，它们就吼个不停，直接直起身子趴在围栏上。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些家伙，我的确有些胆怯，一只只红口白牙，流着老长的哈喇子。

这时，从大门里走出一个老者，半弓着背，一只手拿着香烟，姿势比较怪，是用食指、拇指、中指三根指头捏住的。老人步伐稳健，上身穿了件长袖蓝色棉布大褂，下身着了条黑色长裤，衣服看上去很旧、泛白，似乎浆洗过很多次了，不过非常干净，脚上踩着双黄木拖鞋。他对着那群狗喊了一声，听不太清楚，似乎是训斥，几只狗立马回到里面，安静地趴着不动了。

走近一看，经由落蕾介绍，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她的外公。房子里面非常阴凉，犹如置身冰窖般，不过温度很适宜。后院似乎还养着狗，还有一大片菜地，看来在田间饲养些动物、种些新鲜蔬菜自给自足，倒是件十分惬意的事。而且不时传来的一阵阵月季花的香味，也让人有了几分醉意。

老人留着一大把雪白的胡子，因为没有梳理，显得有些凌乱。墙壁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摆放着一位老者的遗像，看上去非常俊朗，气宇轩昂，很有长者之风，只是左边额角上有一块拇指大小的伤疤。

“这是我师傅的像，除了药理，几乎我所有的本事都是他教的。自从十几年前他去世后，我就开始留胡子了，从来没剪过。”老人摸了摸胡子，深吸了一口烟。

我们阐明来意后，老人看了看黎正的伤势，笑言并无大碍，于是去了内厅，原来里面摆放着药橱。老人抓了几服药，吩咐好忌口和用药事项。只是这药的吃法非常奇怪，居然是用没有任何肥腻的瘦肉泡在中药里一起煎熬，然后吃肉喝药。这倒是非常奇特。

我们聊着聊着，自然说到了点穴之术。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中气十足。老人虽然已经七十有四，却一点儿苍老之态也看不出来，视力和听力都很好。

（为方便行文，下面以老人的口吻记述。）

点穴之事的确是有的，严格说来并非用手指点，他们出手非常普通，常人不注意，根本无法识别的。而且这伙人非常注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过着和常人无异的生活，安贫乐道。

那年我还比较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当时全国刚解放，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大家烧水一般都用锡壶，这玩意儿用得久了就容易破，所以经常会有些手艺人在村子里溜达，专门帮人点壶。所谓点壶，就是拿烧化的锡水补壶的破洞，赚的都是辛苦钱，干这活儿



的，有些类似磨剪刀或者到处游走的剃头师傅。

话说有一位点壶的师傅，三十多岁，人却显得很苍老，手指粗糙得如同石头一样，指节粗而宽大，脸上犹如风干的橘子皮，黑里泛着暗红。由于他手艺好，加上收费又相对便宜，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的姓名，我也就随着大家一起喊他刘师傅。

刘师傅来村子里走动得比较多，基本上所有的锡壶和其他什么伞啊、锅啊之类的修补活儿，他都一个人包下来了，各家各户谁要做了点儿好吃的，也乐意送些给他。

村子里有些年轻人却冲得很。你要知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算是比较老实的，从来不在外惹事，这也多亏我的父母管教得比较严厉，由于世代从医，我的父亲非常重视家风家规。

这帮小年轻整天吃饱了没事就在村子里转悠，有时候偷看哪家的小媳妇喂奶，有时候偷几个西瓜。虽然谈不上大害，但他们像牛旁边飞舞纠缠的牛蝇一般，很惹人烦，但谁也不愿意出头去说他们，毕竟连他们自己的父母都不管，又与别人何干？

有一次刘师傅在路边修壶，刚点好锡水准备补，那帮混混中身材最高大也最冲的一个，突然冲过来一脚把他的家伙什儿踢飞了。刘师傅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只是陪着笑脸低着头把踢翻的东西拾回来。可是他刚拿回来，又被一脚踢飞。这样踢飞又拾回来好几次之后，刘师傅终于知道对方是故意来找碴儿的了。

踢壶的小子叫木根，他父母都死在战场上了，家里被迫认了双烈士。木根由爷爷奶奶养大，从小就被宠坏了。大家都讨厌他，但碍于他家里人的脸面，都不敢得罪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讨厌外地人。

刘师傅缓缓地直立起身子，围观的人很高兴，又有些紧张，大家很久没看见过打架了，连抱着孩子的妇女都赶了过来，一边塞着孩子的嘴，一边轻声向旁人询问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不曾看见刘师傅直起身子，平时他都是弯着腰或者坐着为人干活，或者逗逗孩子，他忽然一下站了起来，大家才发现原来他非常高大。木根显得有些慌乱，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可是想想有这么多人围观，他又往前走了半步。

“后生仔，做人莫要太猖狂。”刘师傅平静的脸上没有太多愤怒的表情，他只是从铜红色的厚实嘴唇里说出这样一句话，然后就一直盯着木根。木根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的伙伴赶来了，这下他底气足了。

“老子就是要揍你！今天心情不爽，你还在这里乱吆喝，还挡着老子的路，我不踢你踢谁？”木根一边说一边拳头已经挥了上去，直接“招呼”刘师傅的脸。

我们大家都以为要开打了，可是结局出人意料，像看电视慢镜头一样，刘师傅忽然伸出自己蒲扇大的结实双手，低下头，拦腰抱起木根，双手按在他的腰眼上。这小子少说也有